

刘荒田的家山梦寻

□李怀宇

刘荒田笔下的台山，如王鼎钧的兰陵、沈从文的凤凰、汪曾祺的高邮。

回顾刘荒田的生活轨迹，以“三山”为标记：台山、旧金山、佛山。张岱《西湖梦寻》自序云：“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三十二岁时，刘荒田携家小离开台山，移民美国。阔别台山后，台山无日不入刘荒田梦中。家山梦寻，成就了刘荒田的两本新书：《我是台山人》和《我的台山小镇》。

家山若梦，人生如寄。在抒写家山和品味人生时，刘荒田心中始终立有一座文学高山：王鼎钧。王鼎钧对人生的通达境界，对文字的执着追求，不断地影响着刘荒田。细读王鼎钧与刘荒田的文章，会发现锦绣的万里河山与祖宗的千年魂魄，如今犹有绵绵不绝的诗书宽大之气；而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在两代人的笔下，各有不同的峥嵘气象。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年代上看，王鼎钧是刘荒田的父辈。两代人的历史背景并不相同，人生经历各具风采，可是有一种深切的“中国情怀”将两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鼎钧从兰陵走向纽约，刘荒田由台山步入旧金山，两代人用文字讲述故乡与他乡时，皆独树一帜。如果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不妨说，王鼎钧与刘荒田的文章，篇篇有



《我是台山人》
《我的台山小镇》
刘荒田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中国情怀”。

在《我是台山人》中，刘荒田写《江天俯仰独扶藜——记杰出诗人程坚甫》，有笑声，更有泪影。而力透纸背的是，刘荒田在寻找一代台山人的“诗史”。程坚甫生于1899年秋天，人生分为两段：五十岁前，属于“旧社会”；五十岁至八十八岁，

属于“新社会”。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程坚甫如撑一叶孤舟，有所思，更有所诗。而诗中的心声，千人万人中，一人二人知。刘荒田说：“如果程坚甫不作诗，如果他平生所作的诗，没有陈中美先生这热心且懂得的家乡诗人，在他故去多年后热心推荐，那么，程坚甫和妻子，将和三台山下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般，活着受磨难，最后悄悄死去，留下小小墓碑，经受人间风雨。到最后，子侄自顾不暇或者相继死去，山坟无人祭扫，碑石上的字迹漫漶湮灭，彻底地化入泥土。这么说来，纸上的铅字比石上的刻字具有长久得多的生命力。”

程坚甫八十四岁生辰的感赋词云：“游戏红尘，放浪形骸，八十四年。叹南辕北辙，聪明自误；嗟何及也，岁不吾延。湖海归来，山林老卧，回首前情渺若烟。拼投笔，向秋风打稻，春雨犁田。”刘荒田读后，“不晓得是悲凉还是欣慰，泪水叭地滴在草上”。这一滴泪，既是感怀程坚甫的身世，也是倾诉自己的心曲。如果当年不是从台山毅然走向海外，终老台山之境，何尝不是程坚甫秋风打稻、春雨犁田的生活？走笔之时，心有戚戚。而“座中泣下谁最多”这一刻的文学时空里，无论是江州司马，还是程坚甫、刘荒田，心灵是相通的。

刘荒田写海外的台山人，在打拼生涯中，何其艰辛，何其勤劳，何其乐观。《一张讣告》中，朱同珍是一个平凡的海外台山人，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母

亲。她的后代已成“海外华人”，依然保有华人的某些气质。比如，在葬礼上老三说了几句，就开始擦眼睛。他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在唐人街被朋友拉进一个帮派，夜里群聚胡闹，母亲怎么劝说也不听。直到有一天凌晨，他喝得醉醺醺，回到家，推开门，只见玄关前端坐着母亲。母亲只说了一句：“我发誓，要坐到你回家！”从此，他痛改前非。刘荒田写道：“人说，家族记忆止于三代，检索自我，此言不虚。也许朱同珍幸运一点，她有了第四代。这些不谙中文的‘香蕉’，在灵堂听到的故事，当在童年的脑海中留下涟漪。”而刘荒田笔下的“海外华人”故事，有些看似平凡，有些读来传奇，不仅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涟漪，更汇成时空之海，为海内外华人历史留下活生生的材料。

尼采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就是重新走向孩子般的清澈。”刘荒田自认进入老境，对“近来”的健忘和对“从前”的清晰几乎成为正比。灵魂正艰难而踏实地回归童年。在他的家山梦寻里，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如同一幅历史的长卷。而他文字背后清澈的思想，已然没有“境内”和“海外”的明确界限。“中国情怀”与“世界大同”自然地融汇在一起。江河入海，顺应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世界知识公民。江州司马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神游万里之外与千载之上，在文学的世界里，此心安处，可得宇宙人生大自在。

绽放文学精神的醒目光芒

□邱华栋

认识朱家雄是在1996年，掐指算来，竟然有26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这一晃，我和他就都从年轻人变成中年人了。按时下的代际分类法，我是“60后”作家，他是“70后”作家，但其实我只比他大两岁，严格地说，我们是同代人。读了他新近写作的《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一书，颇有些感慨。我想，他在“70后”作家中的地位显然更坚实了。

朱家雄很勤奋，早在新世纪之初那几年，他就陆续主编出版了《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情诗》等系列北大题材图书，为此花费了许多精力。不过我只看过当中的《北大情诗》，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该书附录中记叙的他在湖南家乡上中学时对书的渴望——而当时他却没有地方可以看到许多的书刊。我想，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可真是幸运多了，一起步就有条件在电脑前怡然博览海量的各种信息以及网络上的众多文学作品。

而这篇附录文章《诗歌与青春同在》，也正收入在本书当中。

朱家雄的小说我虽然看得少，但《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一书却让我了解了他年轻时代的种种努力，也让我知道了他所受文学熏陶的丰富和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思考之深入。这本书是历年来他所发表的各种文章的一个精选，其中记载了不少



《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
朱家雄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他在北大听过好些作家作文学讲座的场景和细节，那种真切而生趣盎然的现场感，读来令人怦然心动，仿佛自己也置身在讲台下那些专注而热烈的学子们中间。还有他所写的关于小说创作、诗歌创作的理解与心得的许多篇章，显然每一篇都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认真思考、仔细推敲才得以完成并发表的，每一篇都散发着强烈的文学精神的光芒。

他所写的关于“70后”作家与“80后”作家之比较的那些文章，都收在第六辑《两代新锐的奋斗》，集中展现了“70后”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懈努力，当中的许多观点和评述都不无道理，甚至可谓切中肯綮。作为“70后”小说家中的重要一员，朱家雄或许有个同代作家无法攀比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主编过好几本“70后”作家的小说选，而这或许也是他多年来始终用心注视着同代作家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还以为，朱家雄对与他同代的“70后”作家的关注程度之高，或许也和“70后”作家群曾经遭遇的各种困境有关。而且我觉得，“70后”作家群在一定阶段上的不足与命途多舛，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有首歌不是也这么唱吗——“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想，朱家雄及他的同代作家们，就算有些人真走得不那么顺，但如果确实能做到矢志不移地持续发酵、勤勉用功，努力绽放自己的才华，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宽的壕沟，他们必定都是可以克服和跨越的，这些经历也都会转化为某种特别的财富的。

致每一棵麦子

□韩浩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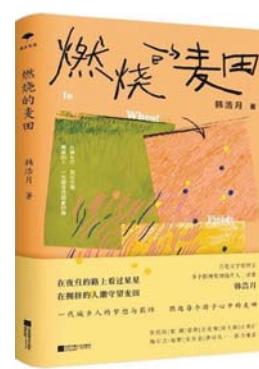
我把“麦田”与“燃烧”联系起来，起初是因为李沧东导演的一部电影《燃烧》，随后又牵扯出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村上春树的《烧仓房》。电影和小说都没有涉及麦田的描述，但偏偏触动了我的神经元，让我想起少年时目睹的一个场面——麦田燃起了熊熊大火，燃烧过后一片灰烬，黑色的灰烬与救火后留下的水洼彼此分割又互相纠葛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奇异的场景，让人觉得不解又震撼。

人的念头一旦产生，就会蔓延不止，这个时候堵不如疏，越想禁止一个念头，它就会像生长在脑海里的海带，不停地扩张领地，如果干脆沉浸其中，在海市蜃楼中仔细地观察每一个细节，或许它还会很快消失。想遏止自己不去想“燃烧的麦田”，但很遗憾，时隔二三十年之后，那片火越烧越广，当年那片不过几亩燃烧的麦田，现在恐怕已经几千亩几万亩了。

世界各地有关麦田燃烧的消息，每年都会传来。那些正在着火或者灭火之后的麦田图像，通过发达的社交媒体被送到人们的视线当中，麦田着火，有的是因为战争，有的是因为

纵火，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目睹这些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景象，内心也会产生一种焦灼感，那是一个人内心对食物与庄稼最原始的感情被唤起的缘故，哪怕那刻你心静如水，一幅燃烧着的麦田的景象，也会让那内心的水面波动起来，面对千里、万里之外的麦田火灾，作为陌生人你无能为力，但那样的燃烧，打破了国别与文化的界限，可以说，麦田的丰富寓意，是属于全人类的。

在城市长大的人，大脑里会对“燃烧的麦田”没有什么概念，对他们而言，这完全是一个



《燃烧的麦田》
韩浩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陌生的场景。即便在乡村，除非有人无意扔了烟头或者故意纵火，否则麦田也不会烧起来。所以，麦田燃烧是个极偶然的事件，但对我而言，这一场景非常的重要，它掺杂了一种残忍且壮观的美学元素，它对人的想象力层面形成一种恐吓，同时目睹者内心不免又会产生一点放弃的痛快感，一次麦田燃烧事件，会成为村庄肌体上的烧伤，就像人文身之后很难再完美去除一样，一场麦田大火也会长久地停留在村庄记忆里，麦田之火虽然不会被写进村史，却会成为无数村民的“记忆文身”。

尚未成熟或者刚刚成熟的麦子有一种吃法，就是堆起一小堆野火把麦穗放在上面烧烤，接近烤熟时把麦粒搓在手里，然后放进口中，接下来就是满口腔的麦香，有时候把握不好火候，麦穗烤糊了，握在手里吃也不是丢也不是，那刻的尴尬境地非常微妙，它牵引出人与土地、人与粮食之间种种细密的联系，人与麦子的关系，就如同发生了冲突的亲人一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燃烧的麦田便是一个人生命内部裂变的图腾，它意味着死亡与新生、驻守与远离、认命与挣扎等种种矛盾体的碰撞。目睹

麦田燃烧的人，在内心的激荡之后，往往又会陷入长久的平静，那是一份属于黄昏的平静，也是一份如涅槃之后般的永恒感受。

在有关故乡的消息当中，麦田失火的信息通过手机传进我耳朵里时，我长久地怔住了，你相信吗，有一种燃烧是可以顺着细细的长线把天空中的风筝化为灰烬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自此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每每写到他乡与故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燃烧的麦田”这一景象，身体会燥热，会面红耳赤，也会因为无法觉察的清冷而起身去寻找外套，亦会在披上外套躺在沙发上失神的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在完整地体验完这一轮情绪波动后，我也拥有了那份平静。

麦田，燃烧。燃烧的麦田，麦田在燃烧……这发生在地球上的小小灾祸，在这小小灾祸中每一棵死去的麦子，每一颗消失的麦粒，和作为个体的一个渺小人类的命运何其相似。每一次凝视燃烧的麦田，其实就是检阅内心的土壤里生长着的那些“植物”，是枝叶饱满、果实丰硕，还是大火过后寸草不生。燃烧的麦田，是命运的预演。